

用艺术

铭记百年内蒙古

历史

王宏伟

油画

雕塑作品展观后

典
評

编者按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办的“永远跟党走——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作品展览开展。其展出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建党百年以来内蒙古各族儿女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内蒙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文明、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的亮丽景象。此次展览,是一次围绕建党百年主题艺术创作的成果展示,更是内蒙古美术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本文作者对“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作品展览的意义及其展出艺术作品的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思考,以飨读者。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红色美术创作就是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总体而言,红色主题美术创作攸关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这里需要解决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红色百年主题美术创作?我们讲,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不懂得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只有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精神营养的民族,才是杰出的民族。而红色百年主题美术创作所描绘的正是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是内蒙古各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对于这样的历史记忆,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去整理去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如果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对自己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都毫无反应,不甚了了,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通过艺术创作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很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优秀的红色百年主题美术作品,应该是在尊重革命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让大众更全面、更充分地认识红色革命的历史,进而凝聚弘扬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共识。我们看到,这次主题创作工程作品本都对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的某个历史瞬间给予了定格,描绘在历史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历史人物和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人民群众,而且汇集党史专家深化革命历史的内涵,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价值,激发起我们每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不仅仅是自治区这次组织的“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创作工程引起人们的关注,放眼全国,红色主题创作都处于创作高峰期,形成这样的局面背后主要原因是?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应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红色革命历史当中、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寻找精神能源,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时代需要我们学习革命先辈为理想而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应该提供具有纪念碑式的史诗性的作品。所以,诸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各地组织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就是用艺术去揭示历史发生的逻辑,用艺术去寻找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文化行动,让人们通过欣赏作品获得历史的思想和智慧,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下及未来。

历史研究中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历史题材影视剧更有任何一部历史剧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的说法。对于美术创作来说,大抵也是具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特点。因此,这次主题创作工程以艺术作品回望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目的不仅仅是回望,也是为了在历史中提取与现实的结合点,以现代精神来感悟革命历史,用现代思维去激活红色革命历史,使历史精神在当代社会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艺术上讲,建构中国美术风格、体现中国气派,是我们呼唤的时代美术特征,从展出的效果看,这次创作工程中诸如《到人民中去》《芦河阻击战》《傲雪欺霜》《追随》等作品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品质,确实带给观众沉浸式的审美体验,这样的作品能够起到引导观众走入革命历史和火热的现实,感知历史精神,认识时代精神。有些作品采取平民和人文主义的视角,舍弃以往突出主体的概念化的处理方法,试图关注历史人物的普遍人性,以及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来状态,努力使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情感的力量。还有的作品探索语言形式和创作主题的融合,努力寻求形式与内容上的契合点,给人以清新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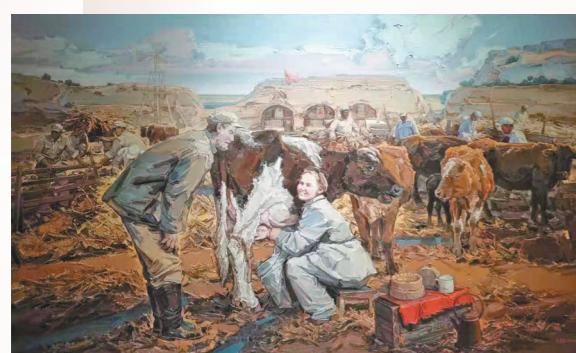
当然,红色百年历史主题美术作品是画给我们当代人看的,画的是百年间的历史,展现的是世情民心,从创作理念上讲,应当契合当代的艺术风尚。所以,红色美术主题创作的题材选择、创作思维和创作方法都应当着眼当代中国美术发展脚步的前沿,从当代出发,于当代落脚。

这次展览观后之后的另一个敢想是,宏大的主题完全可以用现代的形式去表达和展现,美术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经典,比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亨利·摩尔的《国王与王后》等。借鉴中外美术史的经验,从

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说,艺术观念的每一次突破和艺术语言的不断提炼,都能带来主题美术创作艺术水准的提高,从这个角度考虑,自治区的相关主题创作还应当搞下去,还有着多种可能性在等待我们去开发创造。

当前,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红色美术以其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依然是中国当代美术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从这一角度来说,红色美术创作应该是我们提升艺术创作质量的新起点,更是我们迈向艺术高峰的牵引力。

(本文图片为“红色百年内蒙古”油画、雕塑作品展览参展作品)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 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 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战争题材电影的诗性阐释

《火光 绽放》《火光 重生》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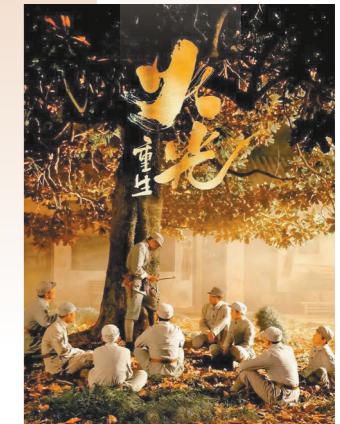
◎ 李悦

最近央视六频道播出了电影《火光 绽放》《火光 重生》,受到观众好评。这两部影片是根据中篇小说《往事纷至沓来》改编的,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一群年轻人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这是青年导演王路沙拍摄的第二部战争题材的电影,第一部是2019年为建国70周年拍摄的献礼影片《红色之子 单刀赴会》。当时他吸取了多种类型片的元素,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创下收视佳绩。此次为建党百年拍摄的献礼影片《火光 绽放》《火光 重生》在艺术追求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王路沙把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拍成了诗性电影。

很久以来,电影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诗意不能用来打仗。身为编剧之一的导演王路沙,在改编小说为电影剧本时,就已经确定拍成诗性电影。他执着于诗意图用打仗,显然是想强化影片在情绪上的冲击力量。

王路沙认为这个故事内容适合用诗性表达,首先青春本身就是诗性的,青春憧憬的远方理想是诗性的,为国家与民族而战也是诗性的。于是在影片中王路沙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创造听觉、视觉上的诗性效果,让观众欣赏影片时,整个身心沉浸到诗性当中。片中那些男女学生受到的革命影响是诗性的,他们背诵的是普希金写的《致凯恩》和戴望舒写的《雨巷》,是诗性的。片中男女青年的对话是诗性的,第三人称的旁白是诗性的,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诗性的,那是江南小镇僻静的小巷、幽深的竹林、清澈的溪流。他们的爱情是诗性的,纯洁的誓言、忠贞的守望、执着的等待,恋人的离别是诗性的,在行军途中洒泪相拥,那是头次拥抱也是最后的拥抱,还有战争场面也是诗性的,枪林弹雨、火光爆裂、呐喊呼叫成为诗的高潮,就连死亡都是诗性的,女主角朱如玉搂着男友陆大龙血肉模糊的遗体,观众不禁替她发出痛惜的哭声。此时,观众醒悟了,是有了先辈们青春、爱情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青春和爱情。诗性增强了主题的教育意义。

影片对战争的诗性阐释,并不是模仿,而是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诗性特点,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式诗性的继承与生发。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比兴手法,潜移默化到银屏画面当中,大量有着历史符号的空镜看似无意又实有所指,投射出隐喻与寓言,具体的事物通过人化,转变成情绪或臆想,使得观众通过直观感受激发想象,与编导共同进入从历史往事到宏观层面的全面思考,从而提升了影片的思想高度。例如影片反复出现小镇石墙和上海的电车,寓意着时代的对比,为女主角朱如玉化蝶,从封闭飞向自由寻找历史的依据。王路沙还运用了东方文化的写意手法,在影片节奏、音乐、构图、色调等方面突出渲染主观情绪,强化写意性,以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文化,不同时间段在这里重叠、交错、融汇、转换,一帧一帧的画面,形成了一首赓续相接的抒情诗,让观众在吟咏赞叹的同时,深刻地感受到理性与感性的感动,生发出诗意的理解。

青春是诗性的,诗性的青春容易唤起青年观众内心的共鸣,这是王路沙拍摄诗性电影的初衷。他找到了阐释战争题材的电影语言,而且是属于中国式的语言。

默
映



好书还

科普的目的。还有的出版机构力求展现样式的新颖独特。2020年上市后已获得近50万销量的立体书《打开故宫》,展开后全长3.2米,太和殿、角楼、午门等建筑立体可感,甚至连网红故宫猫都尽可能进行了还原,其所包含的上百个历史小知识和设计细节,是视频、屏幕或请导游实地游览一遍都无法替代的。它既增加知识又十分好用,难怪有读者感叹,看到书,也算弥补了不能去故宫的遗憾。

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最重要体现。从早先的竹简、木简,到如今的纸书、电子读物,文字内容的呈现方式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这还远远满足不了一些读者的阅读诉求。许多人不只希望读到内容引人入胜的书,而且,还希望读到更多在形式上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书。

只有从内容到形式皆可资圈点,才能更吸引读者的关注,尽力避免图书刚一出版即遭冷遇的尴尬,也才能在同业竞争中更胜一筹,进而为书业良性发展增添更多活力。

关于新时代的图书出版,某业内人士指出,当行业进入成熟期,出版从业者需要回到起点去考虑问题。读者内心底层的需求和动机是什么,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越早把握住这一点,并利用新的技术、产品与服务去充分满足读者需求,才会有机会成为新价值链的整合者。

◎ 周慧虹

點
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